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八

九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俞大猷

謄錄舉人臣楊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夏四月壬午朔以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神御禮畢上詣宮行酌獻之禮

癸未太皇太后皇太后親行酌獻皇太妃諸妃大長主長主及六宮內人等並赴神御前陪位　樞密院言臣

寮奏乞罷内外封椿禁軍闕額乃寛衣天武捧日龍衛
鉦直左射請受賞給等按熈寧十年二月詔旨内外禁
軍已有定額三司及諸路計置請受歳有常數其間偶
有闕額未招揀人充填所餘請受亦合椿管竊詳詔旨
内外禁軍係經熈寧以來節次減廢併合各已立定實
額即與舊日虚數不同雖後來或因事創添亦係本路
實用兵數每闕一名便合招補朝廷為諸路監司妄惜
財費不務招揀致漸耗兵數無以督責遂立為約束闕

額請受悉行封樁迨今十年雖所樁到錢物甚多未嘗輒供他用上自軍期邊儲下至代還免夫錢之類皆出於此雖撥赴內庫之數亦此相兼添助邊費今若悉罷封樁深慮諸路監司狃習觀望不肯留心蒐補兵備不惟有乖前日減併軍額之意兼恐緩急闕兵有誤大事詔除三路二廣各係備邊自有帥臣督促招揀遇有闕額更不封樁外在京府界及其餘路分並依舊封樁仍只封樁衣糧料錢餘亦與免已係免樁者依舊合還本

路甲葉錢者亦依元旨令後起到上京錢物止送左藏庫樁管以備邊費其消廢寛衣天武等六指揮請受亦自今歲權免封樁却令樞密院會計一歲數目比附別招置中下禁軍以補減廢元額自亦與免以下新錄並削令從舊錄

乙酉禮部言四月十五日景靈宫朝獻在禫制内請依故事差官分詣諸殿閣行禮從之　都大提舉成都府永興軍等路榷茶司言乞依舊許以茶易穀毋得過轉運司和糴價其博到斛斗更不取息變糴只依元價撥

與轉運司充軍糧仍計價錢於本司合應副額錢内豁除從之新無

丙戌交趾遣使入貢　朝請大夫王宗望為倉部郎中宗望前為夔州路轉運副使上登極當賞三軍萬州拘文彌旬不給庖人朱明因衆怒白晝入州治刃傷太守左右驚散州兵乘隙謀變宗望自夔疾驅至萬先命給賞然後結獄戮明以狥捕視守不救者流之仍自劾以聞朝廷嘉之故有是命宗望彬孫也此據宗望事迹增入末幾改河東漕

先是中書省言景祐二年置邇英延義二閣以設講筵延義閣在崇政殿之西南向欲令管勾講筵所經度如得寛涼以備夏講此或因程頥奏請詔修内司圖畫進入丁亥寢之寢之據御集四月六日事　洮東沿邊安撫司言果莊男結斡磋遣兵入寇詔熈河蘭會路經略使劉舜卿相度令來果莊所遣兵馬次第若止是並邊屯泊未曾深入為冦即速用蕃字選差人齎付果莊委曲開諭安撫及理索擄去人口孳畜等務令悔悟押還兵馬或已嘗深

入理難和䏴即速選將領統制近便蕃漢精兵仍追趙醇忠包誠包順等得力蕃官依自來照集驅策於賊兵馬來路近便處屯泊張大聲勢堅壁清野以待若在外實有蕃部族帳須當保護即隨事應敵不得少失機會務在持重不可先舉亦不得輕易追逐致落姦便又累據探到事宜稱侯果莊南邊冦犯則邈川夏人欲相應援侵掠其見修西關堡及定西一帶尤宜設備不得專意洮州不慮東北令劉舜卿每事深究利害毋致誤國

生事其包誠等革得力蕃官並前期告諭能戮力捍賊使無侵掠或自立奇功當優與推恩汪藻青唐録云二年三月鄂特凌古舉兵洮州擄趙醇忠及殺屬戶大首領皇城使經幹穆等數千人駐兵常家山分築洮州為兩城以居北城周四里樓櫓十七南城周七百步樓櫓七跨洮為飛橋汪藻所録擄趙醇忠經幹穆築洮州城當即在此後今並附五月二日須更考詳此月二十二日更合參照所録刪改舊録其畧令附注此洮東沿邊安撫司言果莊男結斡磋遺人馬入寇詔熙河蘭會路經畧使劉舜卿委曲開諭務令悔悟或已嘗深入即速選將領精兵仍追趙醇忠包誠包順等隨事應敵不得少失機會

呂公著再表乞罷不允詔公著勿復請且召公著入對遣使押赴都堂公著即歸私

第時閤門及通進司皆被旨無得受公著章奏公著乃具申中書省以聞於是遣内侍陳衍諭旨押赴都堂公著始復位　右司諫王覿言臣伏見近歲大理官治獄不公高下其手賊害善良而世以為酷吏者三人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也當言事官彈劾此三人之際士大夫莫不欲朝廷遠竄重貶以慰羣情而大臣有薦台符以為知馬政者朝廷又見台符實曽為羣牧官遂以台符知相州緣台符故汲孝先之謫皆薄公議至今惜之孝

先降知濮州未久也大臣復有稱孝先頗有政譽者朝廷又以孝先曾為水官遂用為都水使者公議莫不駭之論者又謂台符孝先既可以假託他事而恕其本罪即楊汲嘗為戸部侍郎一日有大臣言其善治財賦則可以復還戸部矣台符汲孝先同惡一體之人也何獨後汲也彼主張孝先者不過謂孝先以治獄得罪與治水事異用之為都水使者無害也臣尤以為不然若以為事異而用之無害則蹇周輔以鹽法得罪不害復為

刑部侍郎矣張誠一以不孝得罪不害復為樞密都承旨矣何獨孝先也用此以狥大臣之好惡則可用此以為朝廷之政事則不可也至於范子竒以河議觀望反覆而得罪未滿歲也今正當河議未决内外大臣持論不同之際復使子竒為河北轉運使不惟於河議有害是使異日凡當朝廷大議論者不復以觀望反覆為戒也雖觀望反覆不過罰金展年磨勘而旋踵復用矣豈不為聖政之蠧耶臣於前月二十四日已曽具狀聞奏

乞選擇都水轉運司官至今未見處分伏望聖慈以河北生靈為念特降指揮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貼黄稱昔帝堯以鯀方命圮族不欲使之治水今孝先為獄官高下其手賊害善良正不可以治水也前日大理獄縁台符汲孝先鍛鍊以陷深刑之人今理訴洗雪者不可勝數有司自當條列聞奏以正台符汲孝先之罪也罪猶未正孝先何可遽有擢用也又孝先繆妄人皆知之謂有政譽者非其實也又今日河議朝廷大事也使子

奇前日故道之說為是固不當以觀望而變易故道之
說為非安有議論大事而鹵莽如此豈不上誤朝廷若
使子奇此行不預河議即是子奇雖為轉運使而終無
補於河事徒使議論反覆者視子奇以為理當然耳不
復有所懲戒也十二日子奇改陝西運司　靚自注云四月六日上殿劄子令附本日前奏在三月二十四日
戊子御延和殿疏決在京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
等至杖釋之鬭殺雜犯死罪各以差減開封府諸縣見

禁罪人應降從徒已上罪送府杖罪委令佐決之

已丑天章閣待制知舒州黄履落職差遣如故從右諫議大夫梁燾等言也三月十四日自閣學士責待制燾言具三月十四日　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可自今後每十日一赴朝參因至都堂議事仍一月一赴經筵以彦博累章乞致仕故有是命

庚寅御從政殿閲諸軍轉員凡三日　右諫議大夫梁燾奏臣伏見春夏大旱陛下祗敬恐懼上承天心靡神

不舉未獲嘉應雖陰雲屢起而甘澤不施其故何哉豈天意有所未順而神貺亦以少靳乎陰雲屢起者精誠達也甘雨不施者和氣隔也臣聞天之沉陰積久而不雨亦猶人之退託猶豫而不斷也今者夜多寒氣晝多蒙氣日少清明之光皆陰盛而陽微臣道强而君德弱也考之前古尤為誡懼消伏變異正在聖明伏望睿慈上觀天意下察人情凡朝廷之事聰明所見洞然無疑謂可施行者皇帝面餙大臣必行之加以剛斷如是則

習於萬幾之務而聖政日廣真太皇太后保祐之功也惟願深思臣言無惑憸佞之説則上循國體下畏人望臣不勝忘身懇切之至貼黄臣恭謂當今政事有未便於人情無益於國體者聖聰必已聞之聖意亦欲改革但牽於外臣議論疑惑未決優游不斷威德不振恩澤不浹此所以天示警戒久陰而不雨也蒙以示君明之受蔽也寒以示臣强之僣權也若開然洞照奮然獨斷使大臣畏威而沮伏庶民蒙澤而鼓舞則膏潤之雨清

明之賜以祥來應不待終日矣臣愚不知古義妄言求補聰明惟陛下試一行之以驗不誣焉燾又奏乞避正殿減常膳申戒中外疎決滯獄以答天變燾兩奏並據奏議附辛卯前

辛卯詔時雨久愆旱災甚廣可自今月十一日後避正殿減常膳仍於詔內深責予躬庶幾修省以消天變詔曰朕承祖宗之休獲紹大統而涉道日淺昧于致治萬事失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夏旱暘為虐四方之

内被災者廣生民嗷嗷無所告勞永惟災變之來蓋不虛發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賞罰失當而賦稅無節歟民力屈竭於土木之營歟抑忠言壅於上聞而德澤不下流歟何大異之滋至也非克己思過洗心修德其何以答塞天變協致太和可自今月十一日後避正殿減常膳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共圖消復

癸巳給事中顧臨為天章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新河北路都轉運使范子奇為陝西

路轉運使　翰林學士承旨鄧温伯翰林學士蘇軾戶部尚書李常兵部尚書王存吏部侍郎孫覺胡宗愈等言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置之左右以補闕遺或者謂緣黄河輟臨幹治臨之所學寔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選深

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留臨在朝廷以盡忠亮補益之節　右諫議大夫梁燾言臣伏聞詰命給事中顧臨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清議頗為朝廷惜之臨昨任河北轉運使未久陛下召入為給事中是知臨宜在朝廷故臨論思獻納號為稱職未久復出為轉運使士論以此疑之未有以識聖意之所在也竊以侍從之官親近主上其進退繫朝廷重輕不宜輙有改易今有轉運使求其在外者宜自有人以給事中求其在内者如臨恐不

易得伏望聖慈特賜指揮留臨依舊供職庶朝廷多得
正人上下相維共守祖宗之法度紀綱助陛下求治之
意焉又言臣近以除授顧臨外任論奏乞留依舊供職
未聞别有指揮臣所言在公不敢自廢願為陛下復陳
其理焉今為臨計無足議者為國家慮則深可惜之待
制侍從之清班也都轉運使外治之劇權也在臨之用
固已寵矣為臨之計無足議者也方陛下以大公之道
正天下以謹法度明紀綱之時而臨當官敢為無所回

忌獻納之益清議屬之一旦輕去左右闕忠規之助是為國家慮深可惜也或謂朝廷以河北事重輟臨以行臣愚以為不然河北之事信為今日之重而宜急才矣未知朝廷之必得其人而不獨在今日也臣竊謂臨誠不宜處外幸陛下留之無疑伏望面詔執政大臣早賜施行貼黄臣恭惟聖意以治河之策未决為念如遣臨以給事中出按利害歸奏定議而施行之須役興復遣循行可也用人之患在於數易蓋久於其事則職必舉

暫歷驟遷而無成功今聖恩甄擢沉俊公道大行誠願審官試譽以歲月考其施為宜得人材之實使臨得以展盡底蘊又言臣近再論奏乞留顧臨依舊供職未嘗俞允稽之士論深惜其去竊以謂用人之要在審所與宣力四方語才而已至於賢人君子則自當處內臨之器用應務無所施而不可堅重不倚議論謹嚴如其人宜在朝廷而不可一日遠去左右也河事雖重擇其精悍敢為曉習利害者宜尚有人使之論思獻納非臨孰

為稱任哉伏乞聖慈特賜指揮檢會臣前奏施行皆不報　右司諫王覿言新州土豪岑探誘脅良民將圍州城尋已逃竄其脅從之人亦自分散除岑探首惡宜趣追捕其餘本是良民將佐貪功戮及婦女使一方無辜肝腦塗地深可歎駭不知正賊初實有幾而殺戮之濫無慮二千死者銜冤何所申訴比聞朝廷已降指揮止其妄殺而將吏之罪尚置不問伏望速賜裁決　又殿中侍御史呂陶言新州岑探結構徒衆圍城與官軍鬬

敵凡數日潰散歸峒時權廣東經畧司運判張升卿發兵千人令將官童政與一使臣分行捉殺童政等沿路逢人即殺約殺三四千人多是平民及有全家被殺者百姓訴寃至今不已請誅童政以舒寃憤詔童政令提點江南西路刑獄郟極於虔州置院按罪以聞岑採事與蔣之奇相關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詔捕盜賞支坊場錢政目十二日事

甲午宰臣呂公著等以時雨不繼詔書責躬乞賜降黜詔不允新無

范純仁言臣竊見旱暵作沴兩宫焦勞減

膳責躬聳動羣聽臣以輔政無狀已與呂公著等同奏待罪乞行降黜夙夜憂懼思所以消弭災異之術上裨聖猷愚者千慮庶或一得臣觀前代多因災異求訪直言所以宣導人情以消壅蔽自陛下臨御之初即下詔許人實封言事當時臣庶所上封章盈千萬數其中必有可行之事可采之言若收其爝火之微亦可補大明之照大臣不能遍覽有司憚於舉行棄擲散遺希獲省録故未能上副陛下求言之意也伏望特降聖旨下三

省樞密院六曹寺監將前來臣庶應詔所上封章後來
不以行與不行據元初承受到都大數目並令檢尋進
入然後擇賢明近臣專為總領仍許於尚書省閤曹及
秘書太常寺國子監王府及應閒慢寺監司局内選擇
郎官丞簿博士帖職教授等指射一二十員分擘看詳
逐旋節畧緊切大意同申三省其有關緊久遠利害未可
便行者即行下當職官局及逐處監司相度給與日限
具可否保明聞奏其決然可行者便令執政奏擬施行

如此則下得芻蕘之言上禆堯舜之治　又尚書諸曹受天下四方牒訴奏請文字多因條禁不便賞罰難明民情有寃廢置未決方具利害事理懇切申陳蓋欲求朝省分明指揮以判公私曲直而郎官鮮及省覽吏人苟逃日限或為非理阻難或坐條例退回或只判狀不行或假勘當住滞其外處監司州縣及訴訟抱寃之人深畏獲怒有司不敢再三論理致下情壅於上達陰陽不能交泰比來愆亢或此之由乞降聖旨取尚書諸曹

自去年正月至年終全年承領文字簿書並委御史臺
諫官給事左右司郎官分定點檢抽索事祖行遣子細
看詳定奪其間執文害事不近人情者可并元條刪改
其勘當住滯者促令結絕其指揮不當及非理問難鹵
莽判收者亦許牒本部再與詳究施行其元行吏人情
輕者且與原罪情重者特行懲責庶幾聖政無虧上合
天心災異可消和氣可召昔時政府只是中書一處所
以事速而人情易通今分為三省庶務益更迂滯兼機

事時有漏泄至如陛下欲别擇秦帥郤一面將吕公孺不許辭免詔旨行下盖是闕預處多不相照應以致如此特乞聖旨宣諭文彥博及執政大臣同議將三省事通為一處復如昔日中書庶幾政事無壅天下受賜更乞宣諭三省樞密院更切求訪軍民疾苦邊防利害恐有瘴毒之地費人守戍險遠之處勞民供餉若與寛減得久遠無患便是卿等存心不要更避形迹如此必然益資至化 黙撿諸曹文字十六日施行看詳封事無行將三省合為一處無行 監察御

史韓川言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陳向因緣繆舉移知楚州請重譴以戒諸路詔陳向與小郡知州　樞密院言令來轉員除諸班直殭人步軍指揮使已下馬軍副指揮使已上有闕可以轉補外其馬軍使額三百二十一人見管五百七十人副兵馬使額五百三十五人見管六百一十二人各有攢剩人難以遞遷合依轉員令於轉遷不行處置下名軍員詔權置下名軍使二百二十人捧日龍衛各三十五人拱聖驍騎各五十人雲騎三

十人驍勝二十人權置下名副兵馬使一百五十人捧日龍衛各二十人拱聖驍騎雲騎各三十人驍勝二十人

丙申分命宰臣執政官吏部尚書蘇頌等朝獻景靈宫諸殿

丁酉詔旱暵為災减膳責躬修勤鈌政以祈消復尚慮尚書六曹有四方牒訴奏請文字或賞罰難明或民情有寃廢置未决郎官怠於省覽吏人苟逃日限非理沮

難不行使抱寃之人無所赴愬宜差御史中丞傅堯俞右司郎中杜紘殿中侍御史孫升赴吏部侍御史王巖叟右司員外郎孫覺監察御史韓川赴戶部給事中張問監察御史上官均赴禮部左司郎中韓宗道監察御史張舜民赴兵部右諫議大夫梁燾左司郎中范純禮殿中侍御史呂陶赴刑部右司諫王覿監察御史張舜民赴工部點檢自去年正月至年終承受到文字抽索事祖行遣次第子細看詳其間有執文害事不近人情

者并元條删改其勘當住滯者促令結絶其指揮不當及非理問難鹵莽判狀者亦許牒本部再與詳究施行其元行吏人情輕者且與原罪重者特行懲責令結絶三省樞密院審度行下用范純仁之言也堯俞以前任吏部侍郎乞換別曹詔與梁燾對換尋詔堯俞勿差張舜民既赴兵曹又赴工曹當考

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韓絳言蒙恩除充集禧觀使臣去冬久在病告陳乞致仕嘗奉密旨令候過先帝大祥從臣所請乃是已有成命伏

望曲賜矜恤特依已降指揮除臣致仕詔韓絳到京日且令休息候稍任拜起方許朝見所乞致仕宜降詔不允

戊戌特降下項擢宜指揮付河北河東陜西京東京西淮南路提點刑獄司應轄下州軍賊盜並令依此施行

一自前有犯即依舊法候向去賊盜衰息日即依舊

一羣盜驚劫之處受賊所散財物或雖不受財而為賊應和呌呼負贓控馬之類但曾資助賊勢罪不至編配者

委長吏相度情理申牒安撫鈐轄司量度輕重遠近等第編配不得將老小懦弱脅從之人一例施行如有情理大段重害即具犯狀聞奏　一知强盗死罪受贓依持仗竊盗法如為典賣藏買者各減二等罪至徒者皆配五百里　一强盗該淩遲處斬如能設方略生獲者於合得賞錢上增支三分　一重法地分强盗見結集作過如照驗見得罪至死即先檢估家産入官以備充賞　一重法地分强盗事雖已發如却自首或自死與

免沒納家產及出賞緣坐非重法地分免出賞準此

一犯盜斷訖於本家門釘牌書犯狀刑名徒已上能告

獲竊盜徒流二人或強盜一名杖罪能告獲竊盜徒流

一名並免釘牌再犯者復釘如遷移即申官隨住處釘

牌不申官杖八十　一逃亡軍人限指揮到日兩月内

於所在自首身與放罪依舊收管限内捉獲依首身法

一強盜已殺人及強姦或元犯強盜貸命或持杖三

人已上該按問欲舉自首應減者並不在減等之例

一州縣容縱小民賭博既輸折財本遂致轉為盜賊令按察官察當職官吏如有干小民之謷專務寛縱不行禁戢者即仰奏劾施行　一賊盜稍多處巡檢下見無馬軍者許申本路安撫鈐轄司委自本司相度特許權添差馬軍巡鋪不得過十人　一巡檢下兵士除土軍外但係諸營差到者委自逐州長吏揀選少壯之人不得用優輕一例依名次輪差其不得力人亦許巡檢申所屬逐名替換　一縣鎮寨賊盜稍多處如守把兵士

至少許申本路安撫鈐轄司委自本司相度特許權差不得過二十人仍支破五分㗊甲此據編録冊增入五月一日錢糧云云舊録二月十六日詔可考

己亥内出太皇太后手詔曰有司奏受冊當依典故在從吉後夫典冊備物以致隆名國之盛禮也行於和平之日懼不克稱況今旱暵為虐苗稼將槁民則何罪咎實在予雖責躬永思損膳自戒尚慮無以塞責消變而有司乃於此時欲以隆名盛禮加我是重予之不德也

所有將來行受冊禮宜權停罷仍詔諸路監司分督郡縣刑獄其繫囚若干人照事理輕者從宜處決配奏未可處決者仍責限結絶其監司如所分地遠力不能徧或有故不可躬行並委官催促以久愆時雨故也　先是吕公著言六月二十六日行太皇太后冊禮有司先期修製玉冊其文當稱述聖德臣撰次已畢伏惟陛下以憫雨焦勞責躬減膳未敢上進欲乞特降中詔俟八月西京奉安御容禮畢受冊兼秋高氣清兩宫被法服

羣臣稱慶於行禮為宜太皇太后納其言遂降權罷之

詔（此據呂公著家傳）右司諫王覿言陛下必欲有以感天意即下詔責躬以其未能肅欽以致不肅之罰也然後詔三省以振朝綱去民賊詔樞密院以嚴邊防治軍政詔六曹寺監以修職事戢胥吏詔御史臺以舉不職詔監司以察縱弛詔郡守以戒媮惰凡政事之不肅者皆修完之如此而雨猶未降臣甘嚴誅以為妄言之戒覿又言書曰惟吉凶不僣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夫人君之

德配乎天地而恊乎陰陽者也故災祥之來皆隨其德古之人君每見災異則退而自省以修德焉乃可以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伏見去歲以來旱災屢作今春涉夏亢陽尤甚陛下焦勞惻怛精意祈禱靡神不舉而又傾倉廪之積以賑饑省土木之工以寛役親録囚徒赦過宥罪宜可以致雨矣而雨猶未也然則天意亦必有在矣謹按洪範之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見於休徴則曰肅時雨若也夫人君外既有恭莊以著於貌内必

有肅欽以生於心然後施於政事一皆主於肅欽則百官羣吏四方萬里莫敢不肅而天應之以時雨此天人相與之際如影響也恭惟陛下春夏以來凡可以致雨者無所不講而雨猶未應意者欽肅之道或有所未備乎陛下起居語默多在深宮之中非愚臣所得而見其見於政事者臣得以言之也夫中都之官雍容養望者多而紀綱浸隳諸司之吏驕慢玩法者衆而鞭笞罕及此京師官吏之不肅也監司妄意朝廷厭於督責者以

茍簡爲適府郡縣妄意朝廷主於寛大者以縱弛爲得計此監司郡縣之不肅也國之㓙人可誅竄以明國之刑者或沮格於大臣之言民之巨蠧可黜削以釋民之怨者或稽留於典吏之手此刑罰之不肅也令出惟行弗惟反令發號出令或數日而追或累月而變者此號令之不肅也廣西新州之役以兵將邀功無辜受戮者千餘人遠方之民銜寃無訴矣而久不正其罪此軍政之不肅也河北塘泊之嶮以大河橫流漲爲平陸者數

百里敵騎之來將通行而無碍矣而莫有任其責者此邊吏之不肅也凡政事之不肅者類如此而求所謂時雨順之不其難哉夫仁恩豈不可致雨而肅欽乃可以致雨者何耶盖肅欽然後仁恩可行也朝廷不肅則小人肆而下有受其弊者矣政事不肅則萬事隳而民不保其生矣夫如是且將救亂之不暇尚何仁恩之有況可以感天心而致雨乎惟肅欽然後政事修而仁恩行乃所以致雨之道也然則言動之不可以不肅者臣願

躬行之政事之不可以不肅者臣願深圖之庶幾乎雨可致也詔以覿言降詔舊録云時上未親政姦臣在朝詆誣神考良法善政故天降災若此而覿朋比蒙蔽飾非妄指賊盜敵人而已　新録辨曰按覿疏論不肅致旱上自聖躬起居朝廷號令以至於監司守令邊吏軍政各有條理最為盡善而謂之朋比蒙蔽實出誣罔今删去時上未親政以下四十字

侍御史王巖叟言臣前日伏聽德音以旱暵為災憂勞惻怛發於至誠引咎自責惟恐有所不及令臣等講求闕失以應天變臣敢不極盡思慮冀補萬分謹疏三事惟陛下察其愚而憐其志幸甚　其一王者之道以

篤親親隆仁愛為先也臣聞宗室不係賜名授官孫遺之家二十餘位六十餘人全無祿食朝夕不能自存將有流落之憂京師士民無不傷之皆言雖為踈遠終是宗祖苗裔國家於事體合有處置不當使若路人視而不恤聞昨因人言已送禮部立法今將半年不見了當惸獨困窮勢何可待臣謂此事若執政大臣留意須臾之間可以裁定伏望陛下批降指揮更不下禮部只令執政速議可行之法早使宗支霑被聖澤以成王室之

美　其二人君之戒在扵偏聽偏聽則生姦生姦則害政矣臣聞昨除工部郎中盛陶爲秘書少監既進入告却存勑㫖罷令依舊外人不曉所以共疑朝廷至今未釋若但爲到部未乆不可遽遷則衆人之未乆而遷者甚多若謂陶有過惡不可擢任則不聞有臺諫彈奏反覆求之恐是出扵愛憎之偏辭欺惑聖聽甚可畏也按陶素有藝文號爲良士在熈寧中爲御史當時之事雖不能力奪然聞事事皆曾進諫人以爲難不知何人一

言而輙罷中外之論以謂善惡不明與奪失當甚損政體盛陶罷祕少在三月十四日

其三昔者世居不道自取誅絕固無足哀然世之仁人君子亦欲陛下有以施厚恩崇盛德臣不忍不言按漢景帝二年吳楚七國反七國宗室遂除其籍至武帝元光二年復七國宗室前絕屬者歷代以為漢武之美今天下皆曰世居之惡非若七國武帝之仁非及陛下臣以謂緣世居絕屬者願陛下亦許復之庶幾一開幽欝有感至和臣不勝愚忠貼黄如蒙

允臣所奏已作聖意批出指揮王巖叟三事不得其時附未雨前然三事訖不見如何施行也非祖免宗室五月二十二日有詔

侍御史王巖叟言伏以國家之勢倚以為重在三路而三路常受天下之弊臣竊以為歎息試列近事一二以明其偏始初刺强丁為義勇非百姓之樂也而三路當之後變義勇為保甲教之以兵人人之所共苦也而三路當之大兵西討深入絶境陝西河東之民身亡家破室廬為空而諸路不預也大河横流瀰漫千里河北之人流離狼狽獨被大害而

諸路不預也夫以天下之大不能無非常之事而非常之事常在於三路雖陛下今日以至静爲功以不貪爲德而羌人反覆盟好誰能保之緩急之變所不可知一有震驚則三路先當其擾矣此非臣之過論也臣按祖宗之法坊郭户既不責之以應役又不廹之以輸錢非私於坊郭之民也平時優游以養其力爲緩急用耳今三路坊郭之家兵興河決之餘困窮艱之非諸路比無事而歛之曾不少假後有非常亦何顏而更取之乎當

諸路所無之憂患均諸路所當之賦徭朝廷其亦念之否也今釋其賦以為二邊之備諸路聞之亦不敢以為比耳臣欲乞三路坊郭户新定五分助役錢特罷催納使藏於其家日益自殖以待朝廷一日之用今未取而無傷後取之而無忌公私之際美利兩全顧不善哉伏望陛下深考已事之驗早為未然之防不吝小以害大不圖近而忘遠勿廢愚臣之言留神省覽幸甚從違當考據王巖叟朝論此奏乃以二年四月十八日進呈 是日巖叟同中丞傅堯俞入

對延和殿堯俞先奏旱災久致陛下焦勞如此由臣等
不職太皇太后曰蓋由太皇太后無德干卿等甚事巖
叟進曰陛下至誠不息當必有應先是堯俞有一疏請
避殿减膳即日行出太皇太后曰卿所言正合太皇太
后意即時行矣甚知卿忠又曰太皇太后德薄深自刻
責之語甚多方堯俞進劄論河東兵戍比元豐三年已
前多三分之一可令裁約巖叟進劄子論三路坊郭錢
乞除免養民力以待緩急應曰待令施行又論三路用

弊久之甚然納堯俞前啓云更有愚懇上陳應曰何事堯俞曰李清臣非才無補玷位日久公議不允合罷免應曰爲無顯過巖叟曰執政無補即是顯過非當如他人論一事一節爲顯過也應曰是則不得力復云別無他只爲舊人堯俞曰過明堂望其自請又不請過奉安不自請不免須言巖叟進曰此人無廉恥不逐不去過此亦無期矣韓琦受遺猶山陵後便去歐陽修趙槩曾公亮皆相繼去無永住之理若是賢才則臣等惟恐朝

廷不留應曰卿等好意應是欲得賢人在官家左右嚴叟奏曰臣等區區之心正在此各進劄子讀訖曰將取文字入來又說及旱災當修政事宣諭曰卿等且更講求闕失又曰太皇太后搜尋徧進曰大臣未必能上副聖心之至公應曰若盡至公則人心無不説天意無不順嚴叟又奏知熈州趙濟險薄佞邪卑汚貪猥為帥全無儀法將佐僚吏皆苦其𢹂愽之戲不稱陛下分閫之寵謟事李憲為帥府憲之床簀溷厠皆親閱視不可不

罷黜濟二月十二日己責又奏乞罷三路坊郭助役錢曰祖宗以來坊郭戸既無應役之科亦無輸錢之法非私於坊郭之民也以為坊郭之比村農皆出緡錢以為用居常養之以備緩急耳自王安石用事欲盡天下之利故歛錢及坊郭而坊郭遂困弊有至於破産之家不能自活者今已復差法則坊郭復當養之以為非常之用昨有朝㫖罷之一年民心甚安乃復有㫖歛五分臣風聞四民言以為惟此事失望於朝廷不類兩宫新政臣欲乞特

免三路坊郭戶五分錢使藏於其家以待朝廷一日之
取與蓄之於公亦何以異　中書舍人蘇轍言臣伏見
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荐至非水即旱淮
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東困弊盜賊
羣起二聖遇災憂懼傾發倉廩以救其乏絕獨此三路
所散已近二百萬斛矣異時賑卹未見此比然而民力
已困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麥失望秋稼未立數月
之後公私無繼羣盜蜂起勢有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

待此竊見太皇太后陛下清身奉法與物無私皇帝陛下恭默請重動由禮義皇天后土照知此心而和氣不應深所未喻不審陛下嘗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雨澤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言以奉上上下交泰元氣乃和今二聖居幃箔之中所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政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數十人耳其餘侍從近臣雖六官之長皆不能進見而況其遠者乎臣以謂羣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異故須

兼聽廣覽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陛下聽旣不廣
則所行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陽亢陽和氣不
効必然之理也臣觀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
進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今二聖臨御四方履人主之
位而謙恭退托踈遠近臣不行人主之事遂使百官不
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面奏
公事上以盡羣臣之異同下以閱人才之賢否人心不
壅天道必從則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蒙國厚恩比聞

詔書引咎自責避正殿損常膳分命臣僚並赴羣望私心踧踖不敢遑寧輙推天意人事影響之應庶幾有補萬一惟陛下恕其愚僭畧賜采擇轍本集乃以此奏爲戸部侍郎時所上按奏稱久旱詔書引咎自責避殿減膳實四月間事也今附秋得雨前其從違當考轍十一月二十六日始遷戸侍是冬苦寒無復旱矣二年正月四日朱光庭使河北賑饑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四月辛丑雨此據呂公著家傳

壬寅詔在京職事官歲合舉官陞陟者文臣六曹尚書以上各六人待制以上各四人左右司郎官以上各三人軍器少監以上各二人武臣觀察使以上各二人著

為令

癸卯羣臣上表乞御正殿復常膳詔不允自是五上表從之　熈河蘭會路經略使劉舜卿言果莊領人馬於洮州生熟户雜居地面以東一帶打擄順漢人户孳畜亦羌人常事已令遵博斯吉齊㫚字説諭鄂特凌古令約束果莊放散人馬却還擄劫過人户孳畜如或聽從違事便息詔舜卿究心審度賊勢次第如尚敢深入作過務在擇利而行無令賊勢猖獗或於此載果莊城洮州事已附五月二日

吏部郎中章楶知越州正月十八日除吏中孫升云云三年八月六日召為考中

朝奉郎集賢校理權判登聞鼓院趙挺之權發遣河東路提點刑獄挺之出使當考　朝奉郎集賢校理畢仲游權發遣河北路提點刑獄尋留為開封府推官陳恬誌仲游墓不載此出因由五月二十二日改府推

甲辰詔張舜民特罷監察御史依前祕閣校理權判登聞鼓院仍令赴館供職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亂權歸梁氏已久自秉常死挾乾順專横滋甚去年雖數遣使入

朝然强臣争權傳聞多端乾順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爵命近所差封册使劉奉世等及所賜金帛願勿遣緣大臣有欲優假奉世者為是過舉且起居郎天子近臣不宜屈屬羌令戎心桀驁宜即加兵問罪大臣指文彦博也（此月已上並據六月八日實録新舊本同但舊本誤以起居郎為舍人新本因之今改正舜民罷御史日月則據王巖叟奏槀其諫詞仍增以呂公著家傳初遣奉世在正月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奏舜民謂文彦博照管劉奉世遂差充夏國封册使勘會差奉世非文彦博照管所以舜民有是責　御

史中丞傅堯俞言舜民因論邊事言文彦博照管劉奉世失實罷言職竊以朝廷置御史蓋慮下情壅塞開廣聰明故許風聞言事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今舜民一言不當便奪官改差遣於舜民何損而無益陛下亦非彦博所敢安者伏乞速賜追還以協易不遠復之義堯俞前後凡九奏此特其第一奏也　侍御史王巖叟言謹按舜民疏中引文彦博照管劉奉世之語非出自譔乃是收採衆論聞之朝廷此蓋言事官常體復有何罪若

聞外議心知其非而不告陛下得為忠乎況外人之議亦有所以縁奉世是彦博門下之人待遇最厚今封冊夏國既屬重事外人不知出於執政同奏但傳以為彦博照管亦不足怪舜民據所聞而言乞朝廷裁察別有何意傳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正謂是也果是則有益於聰明果非則何傷於彦博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況舜民非狂言皆有理行與不行則在陛下擇之而已遂加之罪臣恐而今而後居言職者以言為諱

他日大臣有大惡陛下欲聞亦不可得矣此非社稷之福也今朝廷闕失猶許盡言豈有大臣不受一言之觸國家置御史正欲警察權強雖有過論亦當優容今舜民一言以獲罪疑非陛下本意必有誤聖聽者矣此事於舜民殊無所損所惜者朝廷之事體陛下之舉動天下之觀望也伏望特廻聖意還舜民言職使忠臣義士得盡其心以事陛下而衆庶之情不壅於上聞不勝幸甚貼黃言事官因言權臣而責之是與權臣報怨也陛

下豈可不思方兩宮聽政簾下正宜抑强臣以伸主威之時而反欲沮塞言路甚非陛下之利也　堯俞嚴叟又言竊以御史之任以敢言為先自昔以來常難其選臣等昨被詔咸舉御史兩員累月之間諮訪考察於千百人中得張舜民一人臣等素皆不識但見衆所共推學行兼美安貧守道不汲汲於進取熈寧元豐間嘗慷慨論時事言辭激切有諫臣之風司馬光嘉其端亮薦之館職關西士人稱為第一臣等取以應詔既至臺中

與之相接見其忠厚朴直心無所附嚮言無所顧避臣等深以得人自喜居職未久今以一言旁及大臣而遽罷之甚非陛下命臣等擇御史之初意也御史為天子耳目而或懷姦挾邪朋附大臣則所當聲其罪而黜之豈有不欺於君反以指擿大臣為罪也雖或論事有誤要之用心則忠若欲厲事君之士所宜奬借儻加摧抑誰肯盡誠此臣之所以為陛下惜也若要俛仰浮沉無所忤犯巧於自全之人以當言職固不難得然於國事

何如哉伏望陛下察求材之甚難諒進忠之非易恕其小失而錄其大節復舜民於言路以全朝廷之美臣等不勝幸甚臣等章疏乞早賜付外施行　巖叟又言臣伏以陛下聽政以來孜孜求言惟恐有所不聞言者犯顏逆鱗有至再三而終不之罪天下之人歌詠聖德者首以此為美今日忽謫一御史而無可謫之實中外駭愕皆以謂不類陛下從來行事似有姦言邪說移奪聖心而成此舉莫不為陛下惜之臣考舜民之論深試執

政大臣以為邊事都不知又謂不盡心於國家此見忠於陛下而不利於柄臣之語臣恐舜民失言於彥博之事淺得罪於柄臣之意深陛下聰明試加深察舜民天下寒士舉朝無一人勢援一日立朝敢不避權臣而言之人之所難也言雖未當陛下亦但當容之以来天下之言使人人思為陛下盡節納忠以永社稷無疆之休豈不美哉伏望早賜檢會臣累章復舜民官職以慰羣議巖叟前後凡八奏此蓋第三奏也

殿中侍御史孫升監察御史上

官均韓川皆言舜民不當罷升言舜民近論列西事因及遣樞密院都承旨起居郎劉奉世為使小羌有失事體緣使人過界止三驛而贈送幾數千緡孤寒固不可得而奉世乃侍人主起居之臣承受樞旨要密之任非他館職可比且夏人北面契丹甚為桀黠難制不當輕遣貴使以生慢心奉世時論稱以為才豈可利所入之厚輙遂昏蔽不少自重慨然必行無所嫌避議者以奉世出入重臣之門疑以為因彥愽而致不獨舜民所聞

如此在朝之臣皆以為然也又言朝廷不令奉世帶都承吉而行又安能必黠羌不先知之乎若謂有所窺覘非奉世不可且入界止三程宥州獨不得入止於草次而還又安能見彼腹心情狀也均言風憲之任許風聞論奏所以廣朝廷耳目糾察百官也舜民所論彥博得於傳聞不敢隱黙以負朝廷使令使其言為是陛下所宜虛心行之其言為非苟無邪枉附會之意亦當察其踈直無他以開諫諍之路今以一言之失遽行罷黜臣

竊恐自是言者以舜民為戒權臣過惡不敢復論願還舜民職任以安士論川奏藁不傳當博求之

右諫議大夫梁燾言國家所以明昌而尊安者以法度修而紀綱振也御史者守法度持紀綱之官人主或有闕失猶得直言正論至於犯顔逆耳無所迴忌況臣下過失安得畏避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之盛事也大臣雖重人臣也御史雖微法官

也狗大臣而廢法官非尊君卑臣之紀綱況兩宮臨御之時必使上有尊嚴不可犯之勢下有服義亡私之臣安得假天威屈正論以中傷議已者乎願還舜民御史示天下以納諫求助銷權臣朋比之患尊朝廷而公天下也（肅前後凡七奏此特第二奏之略耳）左司諫朱光庭言舜民有正直之節司馬光賢之薦充館職陛下擢置御史士論皆以為得人今視職兩月正直之節未獲少伸一言不合大臣已聞罷職自陛下臨御以來天下之人惟知從諫

如不及聖德冠古今若遽使舜民罷職致陛下今日有逐言事官之名竊為陛下惜之望還舜民舊職以盡其効右司諫王覿亦以為言俱不報實錄不載舜民罷御史月日今用王巖叟奏藳追書五月一日壬子八日己未十二日癸亥十七日戊辰皆追書也覿言不見于集當別求之

已巳徐州布衣陳師道為亳州司戶參軍充徐州州學教授先是蘇軾傅堯俞孫覺等言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茍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為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録用以奬士類兼臣軾臣

堯俞皆曽以十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故
有是命軾等言師道苟非其人義不往見謂章惇也惇
前知樞密院欲師道一來見己則將特薦於朝師道終
不往云　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言伏見尚
書左丞李清臣竊位日久資材闒冗無補事功而性行
憸邪陰能害政專於為己有患失之心苟於隨人無自
立之志素餐尸禄人為羞之而清臣恬然自居不以為
耻方王珪蔡確章用事之時欺君罔上無日不有清臣

則惟阿附其間未嘗進一言之忠自陛下登用耆哲修復舊章興滯救弊惟日不足清臣又隱默於中亦無一言之助人材之能否清臣不知民事之利病清臣不識閒每至都堂會議但飽食危坐若醉若夢旁觀衆人而已省吾堂吏皆能笑之又尚書省日有天下詞狀近制令左右丞一面收接清臣昏繆不曉情狀人無所訴訴事者往往相告語曰今日左丞當筆且莫下狀臣竊痛國家不惜高爵重祿以養大臣所以為民也民言如此

陛下何賴天下何望玷辱廟堂為國深耻非徒無益也
陛下知其不才曲全恩意而容之二年于今矣不為不
厚臣上體聖心屈公議而未力言者亦二年于今矣不
為不久過此尚復默默義何以安伏望聖慈早賜罷黜
以伸公議　巖叟又言臣近同傅堯俞於延和殿彈奏
李清臣不才無補久玷廟堂懷姦挾邪陰害政事公議
所棄中外一辭乞賜罷黜至今未聞施行臣竊伏念皇
帝陛下春秋方富太皇太后陛下制政房幃正宜揀拔

賢才以為輔佐不可久容佞人親比左右日漸月磨虧損聖德也愚臣之憂將在於此伏望聖慈斷以天下之公早加斥逐清臣一出可以厲貪鄙可以戒阿諛可以警尸素國家之益不可深言矣臣不勝拳拳忠告之至貼黄稱清臣近於西京買園宅相州置房緡皆第一等者子孫弟姪盡有爵命又用賜金以葬其父祖先帝與陛下可謂不負清臣矣而清臣所以報先帝與陛下者天下未之聞此公議所以共棄也堯俞奏不見於集

監察御

史上官均言清臣頃在前朝預選制科以文學顯名於時因緣附會漸致榮顯而天資柔佞無他智略自居執政士望日損元豐中宰相王珪蔡確邪佞罔上引援姦黨蠹政害國斃及四海而清臣備位輔佐俛首隨和曾無建明碌碌固寵屢遷歲月縉紳指議皆以為承乏充位無補國家臣竊度聖意非不知清臣充之備位不協衆論所以眷遇不替未加罷免者欲全進退大臣之體爾而臣待罪御史久不論列者亦冀清臣抗章引去朝

廷因遂其請君臣之際恩義兩得今則清臣居位不為不久矣陛下眷待之意不為不全矣伏願陛下采天下之公論以義斷恩使清臣出就便藩偃息休佚不失榮寵又使中外之臣知陛下任人覈實之意　右諫議大夫梁燾言臣恭惟陛下聰明仁聖制政大公任賢去邪公聽並觀其眷任大臣之重繼德祖宗矣大臣者是宜一體勠力竭忠推誠盡敬而報國者也有不勝任者豈得一日居此哉謹案尚書左丞李清臣猥暗貪鄙庸懦

傾邪附會權强進預執政當先帝在御羣為欺罔遇陛下覽政略無建明但與一二凶慝邪險之人陰造毀詆詐為純實正人端士憤嫉不平愚僮騃吏指顧為笑人望之輕自古無有誠不足以待清光陪國論示天下之表儀也此公議所以共棄而明罰所當必行伏望聖慈詳酌特賜罷黜以清朝廷為宗社之重貼黄清臣不材非輔佐之器其不勝任之責豈止在今日也陛下聰明洞照姦猥詐妄不能上欺盖欲終全恩禮俟其自請然

後出之奈何小臣僥倖寵榮不知廉耻既無所言清議既已不平臣等須當論列伏望詳酌早賜施行庶免再三黍煩宸聽臣恭惟陛下既知公議不恕清臣必賜罷免將來進用執政若合人望即中外欣服萬一不得其人必又致人言紛紛不能遽止伏望睿慈自擇忠正無黨廉耻無私之人主張用之使人人皆知出自聖恩朋黨自然漸銷矣天下幸甚

丁未詔制科之設舊矣自西漢之世始詔有司詳求俊

茂親臨策問受其條對故天下魁偉絶特之材守經自重之士得以並進而讜言正論益以上聞自斯以來歷世用之逮夫祖宗以神聖文武繼繼承承設六科之選策三道之要以網羅天下之賢雋百餘年間號稱得人先皇帝興學校崇經術以作新人材變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遑今天下之士通於經術而知所學矣宜復制策之科以求拔俗之才裨於治道蓋帝王之道損益趨時不必盡同同歸於治而已今復置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科自今年為始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一人不拘已仕未仕以學行俱優堪備策問者充仍各略具辭業繳進餘依舊條　吏部尚書蘇頌言承奉郎蔡潛故樞密直學士杭之子治平中神宗皇帝初建儲即杭首預官寮權為太子詹事尋遇登極遷拜近職出知秦州未久而歿獨潛一子幼孤在外未曾甄録望特與陞擢在京寺監任使詔蔡潛候寺監主簿有闕與差　樞密院言舊例諸

班直長行補諸軍員寮並取入班及轉班二十年年四十已上人至元豐四年為闕額數多乃特詔減五年係一時指揮令諸軍員寮溢額數多乃特各權置下名儻不更制即具時遷補不行若便依限年舊法又慮未有合該出職之人請於三次漸次增及舊例年限令來先取入班及轉班及十七年人將來再經取揀即取及十九年人至第三次即依舊例取及二十年人餘依前條令從之又言諸軍轉員內副兵馬使副都頭闕並轉員

後取揀諸軍軍頭十將補填元豐七年轉員後所闕之數已依元豐四年例於逐指揮取一名請依元豐七年例從之新無　詔今後中書省隨事得旨內差禁軍侯録奏訖令尚書省關樞密院并縁督捕羣盜尚書省差撥將兵候得奏亦關樞密院　又詔臣寮所舉十科堪充將帥武臣令樞密院别置簿録記姓名內未經擢用人雖不應路分將官選法遇有闕委執政體量精力材實取旨特差　管勾蘭會路沿邊安撫司公事王文郁言本

路經畧使司牒催促令赴西關催促未了工役已部領
將兵前去修築詔劉舜卿於近上兵官内別選擇官往
西關修築替文郁歸蘭州仍於禁軍六千人内止留二
千人別募一千五百人入役餘發遣赴蘭州若西賊侵
犯蘭州候已逼城下急報總領官及孫路結成陣隊漸
向西南依避險賊或徑取小路退歸河州或熙州以來
權暫屯泊即不得東迎賊鋒致落姦便　權發遣都大
提舉成都府等路茶事黃廉言茶法初立地分濶遠推

行措置尤須詳悉以臣獨任實恐不逮欲望詳酌差提舉官一員協力經畫不致闕誤詔黃廉特落發遣字閤令差權發遣同管勾成都府利州陝西等路茶事據茶馬司題名閤令以朝請同管勾不知前為何官

三省言外庭臣寮至節度使即無磨勘改轉之法宗室至節度使自立磨勘法後來亦未有改轉體例詔宗室官至節度使更不磨勘候實及十周年具名取旨

先是侍御史王巖叟言臣以朝廷知大河橫流為北道之患日益以深故遣使命水官相

視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
臣竊意朝廷黙有定論必能紓患矣然昔者專使未還
不知何疑而先罷議洎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
復興既勅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
而復罷數十日間而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他日雖
有命令真不可易誰將信之夫利害之際自古以來不
能無二三之説必朝廷之上力主一議斷而必行乃克
有濟不容一人之言輙廢大事大議而易與易奪臣恐

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有大害者七焉不可不早為計爾北塞之所恃以為險者在塘泊黄河堙之猝不可濬浸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横遏西山之水不得順流而下蹙溢於千里使百萬生齒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絶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人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

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暴漲占沒西路阻絕北使進退有不能兩朝以為憂七也非此七者之害則委之可也緩而未治之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於前歲今歲之患又甚焉則將奈何伏惟陛下深拱九重此事之可否必以仰大臣則大臣固當為陛下審慮謹發而堅持之以救其患不可坐視而無所處也伏望聖慈深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實廟社生靈之幸臣不勝愚忠昔者專使未還專使當指張問也元年九月二十三日遣張問專使反命當是二年十一

月二十三日問奏乞開孫村口救都水總護役事當是二年二月八日政目所書者但不知幾時却寢耳巖叟議與梁燾並同但燾陳六害巖叟陳七害巖叟議比燾差詳耳巖叟議先附元年二月六日初奏後考按不合今移入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與梁燾議同見更須考詳

右諫議大夫梁燾言臣伏以朝廷知大河橫流為北方之災日益以深故特遣專使命水官共行視圖上方略救一方之墊溺甚大惠也竊聞勅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日矣已而復罷臣甚惑之臣嘗觀自古以來迴大害復大利未有不博採羣言而君臣之間力主一說斷而必行乃克有

濟不容一人之言輙興一人之言輙廢也河事為害最大而切於百姓急於今日者也固當朝廷攬其長策審慮而謹發堅持而必行不當依違可否卒兩置而不卹也臣以謂其有大害者六馬國家生靈交受其敝安得而不卹哉夫北塞之所恃以為險者在塘泊若河流湮沒水勢進退卒不可濬浸失前日之利一也横過西山之水不得順流而下蹙溢於千里使百萬生靈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得復二也大名深冀高陽當河之衝腹心郡縣有終不自保

之勢三也滄州扼北人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非有此六者之害委之可也緩而未治可也且去嵗之患已甚於前嵗今嵗之患又甚焉則將為之奈何伏乞朝廷指揮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安撫司與河流所行之州縣守令各議其利害上於朝廷朝廷合羣議審訂至當力主而必行之附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前詳注見二月八日王令圖張問得請開修孫村河後燾奏議又有狀乞起復監丞俞瑾與

此相接俞瑾丁憂或可考見月日姑存之

是日三省奏河自北決已來恩冀以下數州被患至今未見開修的確利害致興工未得詔河北路轉運使副限兩月與水官同共講議以聞

四月二十六日詔二月八日有旨令張問王令圖開修孫村口河尋復罷二人奏請實錄已不書復罷則政目亦不書三月十七日十八日二十四日四月六日十二日并十月九日十一月二十六日又二年正月十二日當并考

戊申通議大夫守尚書左丞李清臣以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御史既有言清臣亦累表乞補外故有是命新舊録冡

不載御史有言蓋疎畧也晁補之作清臣行狀云大臣
於神宗法度欲有所損益清臣自以始終遭遇報上之
意發於誠心固爭簾前雖與時議忤然官制免役將法
保甲冬教亦不復議而言者攻之益急遂罷為資政殿
學士知河陽補之云云皆
飾說也免役不復議當考

戶部尚書李常言臣伏見
朝廷自元祐以來聖政所先莫不以慈仁為本以愛育
為務從人之欲去民之病非一政一令矣海隅塞外悉
蒙德澤鰥寡窮弱均被長養每詔勑頒降靡不鼓舞以
戴恩德貴賤大小與口同音非臣之愚獨為是語漢儒
有言曰人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

矣今內外小大咸被聖德宜其和氣格天嘉應下浹而
涉春以來時雨愆候上動聖懷祈禳修省靡所不至至
於減損御膳權罷策禮警飭官曹寬赦犴獄考諸前古
所以應天消變之道盡矣然而小雨雖降終未霑足臣
愚夙夜伏思今日人情猶辭窮弱尚困惟有市易一事
臣之前奏反覆論之亦已詳矣默俟詔旨寂未有聞者
何也臣今再質之簿書考見詳實其小姓自蒙恩賚除
故二百貫文以來根究消減亦不少矣昔稱三萬戶者

今存四百餘保矣昔稱百餘萬緡今纔二十九萬餘貫矣蠲除者既見不少理索者獨為不幸蒙蠲除者既寬釋自如方理索者仍禁錮困苦若此窮下之情有所未舒而臣愚竊慮和氣因以未浹也昔者百有餘萬今蠲除之三去其二其所餘之數伏以朝廷之大四海之富視之同於毫釐之微又況皆以息為本者也朝索暮鞭銖銖而歛之莫非刻削其度朝昏育妻孥之費臣恐欠負未即得而有踣死於圄迫飢餓者矣臣待罪户部典

領邦計凡一錢之金一尺之帛莫不為朝廷愛惜今不顧萬死冀以蠲放為事者誠知窮弱之人出之極於艱勤而斂之極於徵細適足以上累聖政干橈至和莫如一布仁澤使之霈然若甘雨之降俾驩呼抃躍戴仰恩德歌聖時而樂天年之為美也伏望聖慈決之不疑出於獨斷兼先帝祥除已久禫祭在近若於此時特下詔令尤為宜當而比諸祟異方之教以祈福祥相萬萬也其大姓則家業多存户數不衆足以立期限而理之未

足多慼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此之謂也李常奏不得其時因常稱小雨未足及禫祭在近附此其從違當考前奏論市易當考